

作義要訣 四 六 金 針
文 原 初月樓古文緒論





卷之四
詩經
卷之五
書經

初月樓古文緒論

呂璜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作義要訣（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出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初月樓古文緒論

此據別下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清 桂林呂璜纂

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遮留焉住叢桂山房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儁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闕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却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

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疎。

古文詞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

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灝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眞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安得有此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

咸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有爲作矣。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己所能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質而不俚，是能自主者。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

要援引，反支離矣。

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讀統惜抱文能知之，厚齋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尤不必入集也。

應酬之作，雖得佳文，厚齋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列莊三子，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子亦超妙，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間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爲之，其同于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却有精采。莫超於莊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亘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却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蝨蠹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敍過，正是其妙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敍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

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祚所見而不采取，所以爲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音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平淮西雅與昌黎平淮西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傳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言才氣真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閒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創盡庸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穎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歐之大碑版不善學之易于平易于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尙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

仲耳明七子文。句句欲古。而不知運以灑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畝。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汪堯峯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嚴峻道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名家抗行。

朱竹垞頗能攝落浙派。敘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黃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尙疎。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人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萃諸子而有痕迹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峯。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峯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敍事文。惺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惜抱之文以韻勝。自是公說厚齋。張臯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尙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人理深也。

惺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鏑。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呂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舉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

袁簡齋文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

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不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

之文。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書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冊。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具。乃可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細。或舉偏而不見其全。不量予者。將以爲口實焉。璜不敢忘而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師古之心。并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願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蔣君之意。蓋可以忽乎哉。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於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獨得。實未嘗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得之張編修。姚刑部云。然其不忘師友之言。蓋如此。桂林呂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變。今從山陰陳君厚齋得郡丞所錄先生緒論。蓋師先生之文。以爲文。卽師先生不忘師友之心。以爲心也。將生沐茂才方刻叢書。願以此卷傳示學者。先生尙有文評三種。他日當錄副呈以贈生沐。俾學者如從人之途。不可不慎。且知先生論文宗旨。與古人無不合。而其言則深造獨得之言。豈嘗襲古人之所已言哉。道光丁酉首夏。嘉禾甘泉鄉人錢泰吉跋。